李睿珺深入描繪社會底層悲歌 《路過未來》探討農民工的夢

內地導演李睿珺一向擅長探討社會議題，新作《路過未來》更是去年唯一入圍第70屆康城影展競賽單元的華語片。前作《老驢頭》、《告訴他們，我乘白鶴去了》到《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》講的都是農村留守老人和兒童，今回他以第一代農民工在城市的去留及其後代爲題材，聚焦深圳描繪社會底層的悲歌。他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，經常思考社會議題，他發現談農民工的人很多，但卻忘記了第一代去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已經老去，本片正是由此問題而來。

文、攝：陳添浚

場地提供：Eight Kwai Fong 服務式住宅

■李睿珺一直關注社會議題。

電影講述楊子姍暴瘦素顏演出的深圳打工妹、甘肅姑娘楊耀婷跟隨父母到深圳生活已廿多年。這裡搵工難、看病難、租房難、上樓更難，只好回鄉。滄海桑田，回到家鄉已面目全非，耀婷這一家有鄉回不去，有家歸不得。因此，為了回鄉後的二老可以安享晚年，耀婷不得不在深圳繼續打拚。

離鄉別井追尋夢想

家鄉在甘肅的「北漂」李睿珺，與很多離鄉別井在外打拚的異鄉遊子一樣，對家鄉思念之情感同身受。不過，他沒有把故事背景設定在北京，而是深圳。他解釋：「講農民工就不得不提深圳。它是改革開放下的產物，最能代表中國經濟急速發展。它是中國對外的世界之窗，也是世界工廠，因此當年吸引了大量農民工來工作。而我的故事就是設定在當下深圳房價上漲、中國製造業下滑的背景下，一大批農民工面臨失業、又無處可居而被迫離開回鄉的情況。」

李睿珺又解釋《路過未來》這個帶點抽象的電影名字：「每個人都離開自己的家鄉，去到一個自己夢想的城市，追尋自己心目中的未來，但到頭來很多人都發現自己跟未來擦肩而過。」

對一直愛思考、愛拍社會議題的李睿珺來說，《路過未來》是為了揭示過往「農民工」討論的盲點。「很多人談農民工，但他們忘記了第一代去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已經老了，他們的去留怎麼辦？身份歸屬怎麼辦？中國有二億幾千萬人口是農民工，那是一個巨大的群體，我們必須面對。」他認為，「農民工」這個概念本身隨社會發展出現變化。但他又感慨道：「唯一的不變是個體的命運依然是被動的。」

拍文藝片模式不同

電影以寫實風格為主，但後段有一段比較魔幻的情節。這是李睿珺每一部電影也有的簽名式敘事轉折。「這次是一個女孩（楊耀婷）的夢，發生在她坐火車回故鄉的路上。那隻白馬就是女孩自己，因為她自己屬馬，一直佩戴馬的玉佩。這可能是她人生中最後的一段路程，因為窗外的沙漠沒有生機，象徵了死亡，但也有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夢，解讀是開放的，終點在哪，沒有人知道。」

以往李睿珺的電影都起用業餘演員，這次他選用了職業演員。他坦言這次製作成本更大，而且之前拍短片時正好認識了本片女主角楊子姍。「她之前也看過我的電影，並很喜歡我這個故事。我對職業演員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離開劇組，也希望演員可以給自己足夠的信任，因此他們之前都是拍商業片，這次卻是拍文藝片，模式有點不同。」

電影入圍康城影展

電影入圍了去年第70屆康城影展，成本又比前作大，不過李睿珺否認這次野心比前作大。「入圍只是偶然。我們一開始覺得應該趕不上，3月時才剪好初版，不過有劇組朋友說不如試一試報名，聽聽意見也好，但其實那時候後製、聲音、字幕等等什麼都沒有，但我們還是報名了。最後他們回覆說挺喜歡，讓我們把新一點的版本給他們看，之後就入圍了。」

隨着國人收入提高，近年中國電影市場愈來愈蓬勃，但也同時出現了電影市場愈來愈商業化的現象，反而少了一些打出名堂的「作者導演」。李睿珺就表示《路過未來》在內地還沒正式上映，因為要避過即將來臨的賀歲檔，將來會在小型的影院放映，因為在商業院線難排上好的場次。」

不過他認為文藝電影在內地的發展其實是走進了另一個新階段。「內地現在有很大的觀眾群，到了可以分流的階段。剛成立的藝術電影聯盟就有政府資助和賈樟柯加盟，現在到了一個設立藝術電影院線的時機，而且也有公司專攻一些比較獨特、有人文關懷的電影。」

■新民在片中與耀婷同是天涯淪落人，因此互相扶持。

■楊子姍飾演的耀婷為了賺錢供養父母自願試藥，結果得了重病。

■尹昉飾演的新民和耀婷一樣是第二代農民工。

電視工業「小陽春」

星視評

一年伊始，除有各媒體舉辦音樂頒獎禮外，今年大台也把自己的電視節目頒獎禮拖到新年。由於這純粹是一個「自己賺自己」的活動，沒有廣泛代表性，故筆者真的沒有興致競猜誰是「視帝視后」之類。但以此作為引子，回看2017年本地電視工業的發展，還是有一點意思。

今日香港雖已有三個電視台，惟具持續力製作自家劇集的，暫時仍只有無綫。儘管一台獨大的情況持續，但大台仍先後製作如《降魔的》、《誇世代》、《使徒行者2》、《不懂撒嬌的女人》和《踩過界》等頗有瞄頭的劇集，算是對「不離不棄」的觀眾一點回報。2017年最特別之處，是兩地合拍劇集明顯增加，起初筆者也擔心合拍劇會否令「港劇」的「港味」下降，從而照顧不了本地觀眾口味——但看來筆者是多慮了，因為《使2》、《不》和《踩》這幾齣合拍劇，在香港無論在收視和口碑都取得不錯的成績。其實一直以來大台劇集，常因「是是旦旦」而為人詬病，引入其他合作單位，即使仍然是「舊酒新瓶」，但為了要向「金主」負責，也不能太馬虎了事，故無論在劇集構思或細節安排也較認真，「製成品」自然會更加精緻。

至於「本地薑」作品中，《降魔的》和剛播畢的《誇世代》都令觀眾對港劇重予寄望——無疑相比國外或內地的劇集，電腦特技仍較Low Tech，但破格的故事，卻教觀眾仍然看得津津有味，甚至能成為一時熱話——或許ViuTV和奇妙電視還未成挑戰大台的「氣候」，卻仍能喚起大台的危機感，開始在劇集創作上發力，足見「有競爭才有進步」的確是金科玉律。

最後，雖然本文初筆者說過無意猜測誰是視帝，但筆者倒想替陳豪說句公道話。或者他未必是大台的「視帝」心水，但我一直覺得他是香港唯一一個有能力，讓劇集被人牢牢記住並流傳後世的演員。試回想他的「同朕Check吓」和「紅都面晒」等金句，令十多年前的《帝女花》和《心花放》至今的截圖仍不時在網絡流傳，成為流行文化的經典。試問除陳豪以外，大台中誰人有能力在年輕人中具如斯滲透力？

■《誇世代》劇照。

文：視撈人

《吃貨神探之獵獸行動》——吃貨吃着誰？

星光影畫

■李敏豪飾演一位失憶青年李安，在香港被救後留落在香港冰室打工。

《吃貨神探之獵獸行動》故事內容，失去記憶的李安在海邊被神秘老人仁叔救起的時候，身上只得一套名貴的西裝。落在陌生的城市裡的李安，得到愛音樂的少年金牌收留，成為冰室的員工。上班的第一天，冰室卻遇上黑幫大哥的離奇死亡事件。智勇雙全的李安成功解開謎團，揭發出飲食龍頭集團臥龍的連串犯罪收購計劃，同時李安卻發現，臥龍竟然跟自己的身世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……

去年有多位新晉導演執導的電影在港上映，而今年這個情況也會繼續。其中張子丰執導，韓國演員李敏豪主演的電影《吃貨神探之獵獸行動》亦已安排於二月在港上映。

電影《吃貨神探之獵獸行動》海報可以看到全片的賣點在於男主角李敏豪身上。上面寫上「每逢查案令人餓，破案必先食飽飽」的點題用字，便是男主角個性特徵，如以前的「淚眼煞星」中的男角特色！

導演張子丰屬歌手出身，曾執導不少廣告與音樂短片，其中一例便是近日在街頭看到海報的網劇《江湖夢裡人》，《吃貨神探之獵獸行動》是出身在加拿大的他首部執導的長片，其父為環星娛樂董事總經理張國林。然而，令人更為震撼的，也許是其演員陣容，包括甚少於大銀幕出現的尹光與李龍基，其他演員則包括祁勃力、陳宇琛與董敏莉等。

■李敏豪在電影中以中文發音參與拍攝。

但如觀眾留意故事的話有一點像麥迪文的Spy片，又是失憶，但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打鬥中有極好武功底子記憶，失憶總是可幫助編劇舒服入戲，也是好題材。

文：路芙

《我不是黑奴》種族歧視停止未？

■《我》片奪得柏林影展、多倫多電影節「觀眾票選最佳紀錄片」。

星戲場

你有冇歧視過人？仔細想想，有冇出現過眼神、說話，甚至行動的表達？由1619年第一位黑奴抵達美國，歧視就開始出現於黑人和白人之間，無論從社會福利設施、醫療、教育，以及囚禁方面，都反映出當時政府對黑人的種種不公平對待，一切罪案更不理真相，部分更誣衊是黑人所為。

為了幫黑人爭取平權，同樣受盡白人歧視的黑人作家兼民權運動領袖詹姆斯鮑德溫（James Baldwin），雖然出生在美國紐約，於1948年當時24歲更因難以接受歧視而移居法國，但最後於60年代決定回流美國，出手與三大精神領袖—麥格艾佛斯（Medgar Evers）、麥爾坎X（Malcolm X）和馬丁路德金（Martin Luther King Jr）並肩作戰，而在爭取過程中見證三位戰友接連遇弒身亡。

詹姆斯鮑德溫的力爭故事，今天記載在《我不是黑奴》（I am not your Negro）紀錄片內，此片改編自詹姆斯鮑德溫未完遺作《Remember This House》，這份未完的手稿，正因詹姆斯鮑德溫患胃癌病逝，最終來到曾拍攝《盧旺達百日大屠殺》的海地導演拉烏畢克（Raoul Peck）手中，挑選《冰天血地8惡人》金像級男星森姆積遜（Samuel L. Jackson）聲演，將作品化為完整。誠意之作，更榮獲奧斯卡「最佳紀錄片」提名，及連奪柏林影展、多倫多電影節「觀眾票選最佳紀錄片」。

為何導演拉烏畢克願意承接未完之作？相信跟他15歲時的生活有關。拉烏畢克住過海地、剛果、法國、德國、美國，生活的飄泊及處境跟詹姆斯鮑德溫有着相似的地方；相反，詹姆斯鮑德溫的著作所描繪的世界、所講述的歷史、社會結構及人倫關係，亦令拉烏畢克有所共鳴！另外，深感共鳴的更有聲演部分，同是黑人兼倍受歧視的森姆積遜因為遭遇相若，便很容易地接收到導演的演繹要求，壓低聲線表達了存在着內心的真情，幻想自己要將一段一段的故事告訴坐在身旁的好朋友，牽動人心。這套電影值得我們思考反省，歧視停止未？

文：逸珊

粉紅色經典——《芳華》

星影畫館

對於經歷六七十年代「文革」的一代，「紅色經典」這個名詞絕對是集體回憶。不論如何定性文革，受過「上山下鄉」洗禮的「知識青年」仍然難以忘懷其青春的印記。是甘好，是苦也好，時間還是會過濾一切，剩下只想記下的。經過數十年，當年的知青作家重新回看這段歷史時，往往收起眼淚，回味青春。繼韓少功《暗示》、《日夜書》和王安憶《啟蒙時代》等作品之後，又有一部重寫文革的作品，還改編成電影。

由馮小剛執導的電影《芳華》改編自嚴歌苓同名小說，同樣由嚴歌苓編劇，記錄「知青」一代的青春。從文革到越戰再到改革開放，幾位主角的成長經歷側面記錄了當代中國的歷史。電影以文工團為主軸，高唱革命歌曲，排練革命舞蹈，高呼毛主席萬歲，乍看之下似是新一齣紅色經典。不過細看之後又會發現，這部《芳華》拍的其實是另一回事。

電影主要描寫幾位年輕人之間朦朧的愛戀。火紅火熱的大時代，似乎容不下一點愛情，但愛情卻不會因此消失。主角劉峰看似是完美的革命英雄，偏偏因為對女知青丁丁的愛慕，做出越軌行為，從天上跌進谷底，有如折翼天使。在無性無愛無慾的革命年代，赫然發現你也不過是個人。革命英雄少了光環，卻多了血肉。不過這樣生不逢時的，又豈只劉峰一個？

■黃軒飾演的劉峰英氣逼人。

小萍以投身革命為理想，卻因為遇上劉峰，漸漸將兒女私情置於國家大事之上，豈不是另一種紅色經典的改寫？還有穗子、陳燦、郝淑雯等人，多段關係，若即若離，愛在革命蔓延時。如此看來，《芳華》還算得上一齣「粉紅色經典」，淡化了革命的紅色，又多了點愛情的粉紅。

■文工團女兵排練《草原女民兵》。

或許《芳華》的愛情算不上蕩氣迴腸，但看完之後還是會讓人明白，那文革、越戰的十年，對於那一代人來說，已經是他們的一切。

文：鄺文峯

送《芳華》電影贈券

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
由安樂影片送出《芳華》電影贈券30張（上映第二周起適用）予《文匯報》讀者，有興趣的讀者們請剪下《文匯報》印花，連同貼上$2郵票兼註明「芳華贈券」的回郵信封，請於1月23日之前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—《文匯報》娛樂電影版，便有機會得到戲飛兩張。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。